七日談（香港篇）

功夫，不只是功夫

何志平

在廣東，武術又稱功夫，打功夫就是學武術。

幼時我體弱多病，父親便送我到灣仔林祖師傅的武館拜師學藝打功夫。林師傅憐我身單力薄，不忍我每日從九龍油麻地來回奔波舟車勞頓，便介紹我給他旺角同門黃利師傅做了徒弟。我在砵蘭街二樓的武館，天天下午操練，漸漸將黃師傅的洪拳全套以及蝴蝶雙刀、槍棍劍鞭等兵器套路基本學了一遍。除因年紀小個頭矮，不宜修煉鐵線拳、春秋大關刀與三節棍這三套功夫之外，外功的招式變化皆是手到擒來。只不過按黃師傅的話說，無非是耍弄招式動作罷了，勁不到位，器具而已，遠不到「術」的層面。打拳講求從精氣神到手、眼、身、法、步，不僅要乾淨利落霸氣，還要剛勁有力快於常人，高速出擊，迅速收拳縮腿。我還是過於瘦小了。

就這樣到了十三歲，我上中學，功課繁忙，不能再每天上武館了。與黃師傅拜別時，他反覆叮囑，千萬別跟人說你會功夫。我也一直恪守師命。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內地武術流派傳人陸續移居香港，包括洪拳林世榮、林祖，詠春葉問、鄧奕，南螳螂葉瑞等。他們在鬧市住宅、天台、工人俱樂部等老舊樓內，一面經營武館授武，一面兼理跌打醫療。這既讓年輕人強身健體，自信自衛自強，護己護人，亦是宗門武藝傳承，備受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歡迎喜愛，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970年前後，香港「武館多過米舖」，高達418家，習武者逾萬人。樓外，車水馬龍，市井繁華；樓內，刀光劍影，拳腳相加。身懷十八般武藝的師傅們輪番上場，傳學授徒，好不熱鬧。好多學徒白天上班覓食，待傍晚收工，買菜到武館煮飯，之後與師傅們一起操拳練功直至午夜，師母烹一大窩白粥宵夜，眾人吃罷才散去。這也是廣東俚語「食夜粥」由來，即打拳學功夫。

那時，港人尚武，那些宗派武術大師如黃飛鴻、黃麒英、葉問、梁贊等，在民初及抗日期間愛國愛民、情義雙全、震撼人心的眾多傳奇故事廣泛流傳。香港功夫片應運而生，荷里活武打電影熱潮亦剛起步。1972至1975年，由大衛・卡拉丁飾演少林武僧美國西部遊記的63集電視連續劇《功夫》，高踞榜首。香港嘉禾1971年出品的《唐山大兄》中，李小龍於電影銀幕初現拳腳，拳拳到肉，招招驚心，瞬間風靡全球。邵氏在1972年推出羅烈主演的《天下第一拳》。隨後李小龍的《精武門》，率先為華人武術電影在國際打出一片天。當李小龍扛着「東亞病夫」的招牌到日本武道館踢館，無數中國人熱血沸騰，這是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力量。

香港功夫片盛行，電影業需要大量動作演員、武師和替身，各宗派門下弟子如洪金寶、成龍、元彪、元奎、元華、元武等武生，自然進入電影圈。1981年黃元申和梁小龍主演的電視劇《大俠霍元甲》，以及1990年代初《黃飛鴻》三部曲都是香港武術片的集大成者，沒有花拳繡腿的花架子，全是拳來腳往，翻騰肉搏實打實的真功夫，在亂世屢次戰勝外國武士、漢奸敵人。「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滿滿都是英雄夢、報國志，以及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家國情懷。

二十一世紀初《葉問》及《一代宗師》，讓大家充分感受武術文化魅力的同時，昇華到對武術未來發展的深切思考。在和平年代，武術的輝煌與傳承，早已超脫於「鬥」而回歸最初，「以武修德，武德修養以禮為先」。就如《一代宗師》的台詞：「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我與老同學閒聊時，也論及何為武者最高境界。老同學曾習合氣道和劍道，都是化意志為武力的修為。既有「文」化，又有無「武」化？或是走到最後，兩者歸一而共一源頭。更甚者，從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道、德、法、術、器」，去理解武學武術不同境界和層面。「器」是工具、武器、拳腳和載體，「術」是技巧、招式、戰術與經驗，「法」是方法、策略、目標、思想及戰略，「德」是價值觀、願景、底氣和理想，「道」就是使命、初心、理念與本質。臨陣者多在乎於器術法，但懾人者以武德，勝人者則以武者之道；勝人先勝己，無我方可降維打擊，是以無敵。

老同學認為太抽象，超乎一般習武者之理解範圍，倒不如以一句話體驗一番感悟。功夫不外乎是三樣東西結合：方法、實踐和時間。就是用師傅的方法，不斷實踐練習再練習，付出血汗和時間，終成正果。這只是一個練習吃苦的指引，其中更有階段性的體會得着。不間斷苦練，是心無旁騖，與外界隔絕，專心致志不斷重複做好一件事，捨妄歸真，寂然無為而神氣有所為，猶天地無為，才能顯現真我，邁入天人合一的道之境界。功夫，是行為藝術與心志修為的鍛煉；武功，是氣功、內功、道功和禪功；練武，練的是精氣神，是修心，是回歸自性。

想起2006年秋日，我在新界主禮一寺院開光儀式，同來參禮的另一嘉賓翁律師偕武術導演劉師傅上前打招呼。劉師傅人未至聲先到，老遠大喊：「聽聞你也會功夫！」之後箭步奔前，揮拳直向我肚上中焦位置。我驚魂之餘，不自覺側身後挪退半步，左手護臉，右手推拳。怎知劉師傅虛晃一招，拳頭對撞之際急撤招跳開，轉擁着我哈哈大笑：「守中門，護上路，四兩撥千斤，連消帶打，不愧是同門好兄弟。」我愣怔着，動也不敢動，翁律師在旁笑彎了腰。後來寒暄，才知劉師傅原也拜在灣仔林師傅門下。自覺自發自驅自動的自我本能反應，功夫生生不息的能量早已滲透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這卻是另一種的領悟。

前天去探望百歲老母親，她七十多年來每天習練太極拳，只見她步履蹣跚趟着馬步，有意無意揮動着雲手，心中酸澀，無為無我無住，究竟何以功夫？「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時間與空間彷彿剎那聚於一瞬，我好像亦捕捉到功夫的另一境界了。

◀電影《一代宗師》劇照。

「上海之春國際提琴文化周」琴韻悠揚

逾60件中外提琴珍品薈萃

「春之琴韻　愛樂之都——上海之春國際提琴文化周」即日起至4月20日在上海舉行。作為文化周期間最重要的展覽之一，「中外提琴珍品藝術展」正在上海音樂學院城市音樂會客廳展出61件提琴珍品，包括49件提琴作品，12件琴弓作品。

大公報記者　夏微（文、圖）

▲譚抒眞於1935年製作的小提琴。

是次「中外提琴珍品藝術展」展出的作品中，45件是17至21世紀意大利、法國等國際製琴大師的傳世之作，16件是現當代中國製琴大師的傑出作品。在展覽開幕儀式現場，於城市音樂會客廳的「鏡廳」內，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講師花卉使用斯特拉蒂瓦里於1701年製作的「Circle」，進行多首經典提琴曲的演奏，讓到場來賓大飽耳福。

「Nicolo Amati 1641」不容錯過

展覽現場的一把「Nicolo Amati 1641」絕對是提琴愛好者的朝聖之作。製琴師尼科洛・阿瑪蒂（Nicolo Amati）創造較以前小提琴更寬的琴型，稱為「寬型阿瑪蒂」，這種琴型成為後來最佳琴型的典範之一。不僅如此，尼科洛・阿瑪蒂還培養許多著名的提琴製作者，包括安德里亞・瓜奈利（Andrea Guarneri）、安東尼奧・斯特拉蒂瓦里（Antonio Stradivari）等，他培養的這些學生使小提琴製作事業發展到全盛時期。在這次的「中外提琴珍品藝術展」中，就有兩把斯特拉蒂瓦里的作品，除了「Circle」，還有一把1718年的「Mlynarski」。

值得一提的是，是次展覽中展示目前已知由中國人在國內製作的第一把提琴。這把提琴是當代中國小提琴製作事業的開創者譚抒真於1935年製作的。在這把琴的不遠處，則陳列着中國人第一次在國際提琴製作比賽中拿到總分金獎的提琴——「鄭荃1987」。1987年，鄭荃在意大利巴維諾首屆全國提琴製作比賽中獲得金獎，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上海音樂學院的「音樂城堡」中，則有多位國內外製琴師現場演示不同階段的提琴製作工序，讓愛好者親眼見識提琴製作的過程。此外，還圍繞「關於對小提琴聲音的認識和探討」「名人名琴收藏」「斯特拉迪瓦里的世界」「近代米蘭製琴學派的發展以及其影響」「提琴遇見算法」等議題，舉行沙龍講座，進行一場場與提琴藝術的深度對話。

▲現場展出的小提琴「Nicolo Amati 1641」。

藝術惠民是「上海之春」不變的基調。記者留意到，此次「上海之春國際提琴文化周」的絕大多數活動都免費向公眾開放預約。不僅如此，文化周的活動舉辦地點在選址上，無論是在專業的音樂廳內，還是城市的街頭巷尾，讓市民都有機會與提琴藝術親密接觸，感受其獨特的文化魅力。

▲參觀者欣賞展示的琴弓作品。

▲製琴師王建華（左）展示提琴背板製作工藝。

博物館高峰論壇閉幕

【大公報訊】記者顏琨報道：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協辦的「博物館高峰論壇2025」昨日閉幕。在為期兩天的討論中，論壇涵蓋博物館與旅遊業的緊密關係、科技突破帶來的機遇、博物館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模式，以及為不同社群促進個人身心與社交健康的種種可能。在閉幕式現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陳詠雯宣布今次博物館高峰論壇的四場專題活動報名人數超7000人，創歷史新高。論壇之外的周邊活動也吸引約1000名參與者。

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致辭時表示，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能夠成為今年峰會的合作博物館，這是對法國致力於加強中法文化交流的認可。法國的博物館亦積極參與（是次活動），這也反映法國和法國文化機構能夠並渴望發揮更大作用，為香港發展成為新的國際文化之都作出貢獻。過去兩天的討論非常精彩，無疑將為未來幾年帶來新的想法、新的合作項目和新項目。

陳詠雯致辭時表示，香港過去被稱為購物和美食天堂，近年香港在博物館方面取得進步。除了位於西九文化區的M+、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15家博物館和兩個藝術空間，「此外，香港還有許多有趣的私人博物館。它們都在講述香港的故事，以及香港在博物館發展方面的歷程。在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領導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全力發展香港成為國際文化之都，與遊客、朋友和合作夥伴分享文化資源，繼續加強香港博物館的獨特性，以擁抱本地和全球的文化景觀。」

▲為期兩天的「博物館高峰論壇2025」閉幕。大公報記者顏琨攝